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三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四

宋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儼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指羣兒戲于

庭一兒登甕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水迸出兒得活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時年尚少每臥齋中忽蹶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人問其故荅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判武成軍改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龎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

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駁之改文莊從龐籍辟判并
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指為麟光言誠
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
賜而還之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食不滿分或京
師不見皆當賀光言四方皆見京師不見不當賀從之
同知諫院蘇轍荅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賴光言詔
至末級初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太子未立天下寒心光
上疏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

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至是復面言臣昔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言但人不敢及耳光退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聽納謂即行矣今寂然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其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

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名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尚姑息等威寖以淩遲如胥吏喧譁輦官悖慢衛士凶逆軍卒詈三司使光抗疏皆請以法正之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

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及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又言妃不當與后同衣盈引卻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況妃乎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光上疏言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有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勲者當疎逺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太后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及議濮王典禮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髙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即命

吏以其手稿為案太后既還政詔以曹佾為使相兩府皆還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抗疏言守忠大奸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詔責守忠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韓琦建議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驟聞益兵二十萬豈

不震慴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前屢失信于民雖光亦未敢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聽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且曰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結于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以

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晉御史中丞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賞信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昔臣為諫官即以此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云還為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成其書至帝尤重之以為賢于荀悅漢紀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為製序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數促成之西戎部將嵬名山

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不可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勝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特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契

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于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為荅詔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無

亦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
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
之言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于亂爭議不已帝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及安石得政創立制置三
司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法置提舉官四十
餘員光逆陳其利害曰其事後當如是其事後當如是
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光言者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

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以問光光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

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一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講畢帝屏左右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

法願取則與之不願勿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

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帝曰然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陳升之為相帝謂光外議如何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又問安石何如光

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帝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及臺諫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朕擇其人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彦若等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

感悟欲罷其法安石臥家不起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葢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無所裨益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患耳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既不願取而使者

以多散為巧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委死溝壑壯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辭至七八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于事無不可言

者安石起視事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本
路宣撫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及市井惡少年為
奇兵調民造乾糒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一切不從
而上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京兆一路皆内郡繕治非
急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于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
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熙寧七年天
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乃復上陳其尤病民者
凡六事請先罷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

甲六水利又以言責宰相吴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事之如上官會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光顧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帝嘗謂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惟見此人又云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及元豐官制成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為蔡確所沮而止帝感疾既安

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其知之深如此光歸洛十五年天下望其為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時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政所當先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于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于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

宜下詔旨首開言路從之而大臣有不欲者于詔中設六事曰若隂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詔書從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數光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令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

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户馬寬保馬限旨皆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于是名光拜為門下侍郎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光慨然建議罷保甲團教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部錢穀皆領之尚書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

數量入以為出請立經明行修科以勉勵天下敦士行示不專取文學之意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如進士高選又以人才難兼長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修資序未必皆才奏立德行文學吏事武略等十科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書之籍内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

其舉主當光之將改新法也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降勑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

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于郡王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皆從之詔免朝謁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宫虛已以聽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

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詔户部侍郎趙瞻内侍馮宗道護喪歸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

君實得無知之乎于財利紛華淡然無所嗜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與兄旦友愛尤篤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毋薄乎初赴闕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

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
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及徽宗時
蔡京擅政揆黨人碑以光為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
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
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
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
末恐得罪于後世聞者愧之光之修資治通鑑以劉攽
劉恕范祖禹等為屬官十九年方成合三百五十四卷

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云

論曰宋至元豐之末仁英之遺老凋謝畧盡光與呂公著范純仁等廢居田野年皆垂暮而呂蔡章曾之黨上自公卿侍從外至州郡盤根連體布滿于天下黷貨殃民怙兵專殺當是之時宇内既已困人心既已去事勢既已壞而宣仁太后以耄期女主熟觀三朝之變態慨然發憤思致太平進用耆艾與百姓更始雖數年之間功效著見譬猶返照之光不可以久

而紹聖以後數十年衰剥之運其勢方興已如北風淒厲霰雪交下奔騰澎湃而不可止彼奸逆之熾盛雖在竄斥伏匿之中尚能舉指摇目恫疑虚喝使當事之人寒心自危變色却顧或倡為調停之論或遂就中立之謀豈不知其不可哉其氣餒使之然也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宫之顧遇誓心刻骨區理衆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於前章惇蔡確之徒放流于後期月之頃百度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薦公著文學行誼宜在左右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皇觀會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

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一日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者有之然在上者亦未有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帝改容領之英宗治平初奏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又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于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崇伯考公著

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于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公著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于上前不應與七廟同制吕誨等坐議濮王禮去公著争之不聽遂乞補外將行上言臣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絶意進取舊在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使在朝廷必為國器望不次補用

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帷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罷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顔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遠佞人蓋佞人

易親正人易疎惟陛下察之又薦周敦頤擢為廣東轉運判官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時程顥為晉城令公著薦為監察御史又薦張載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

極言之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耶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大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熙寧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

事之臣負陛下也古之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産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于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遷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因奏熙寧以來

朝廷議論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
法度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帝曰當以次收用之帝
以慈聖升祔推恩曹氏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著因
言自古家國之敗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
數事而已帝深以為然元豐二年召程顥判武學李定
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之公著
上言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
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所除武學未為仕宦要津而小

人齗齗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不納夏人幽其主秉常朝議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公著又數上疏言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乞罷出為定州安撫使至定謝表有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及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公著為朕言他人未嘗及也時多獻北伐之策者公著言中國與契丹通好日久塞上屯軍素有節制

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行邊皆設教場公著以為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病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主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謹昧死陳十事

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程頤在治平元豐間累薦皆不起至是公著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于朝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授崇政

殿說書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自今事干三省者乞同進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著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讙呼鼓舞咸以為便光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

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悦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二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王安石專政廢去春秋摭定諸經說凡士子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本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得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乃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

賈易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以為言乃罷知懷州公著以為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頼左右争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其㫖如此帝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四月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

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吕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計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附火簡重清靜天稟自然其識慮深敏遇事善決茍便于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于至誠好賢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

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稱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返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見之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敬重之如此

論曰昔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曰窮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足以定之文侯以魏成子所薦卜子夏田子方叚干木皆當世名賢遂以魏成子為相公著同時如周程張邵皆絶德也公著屢上封章再三推轂非宏度遠識殊絶于人烏能知當世之大賢哉元祐三相相繼司馬光尚矣經事綜物斟酌權變范純仁之才誠有以過人者至當軸處中凝然如止水招之不來揮之不去則公著有焉竭誠盡慮以忠國家則一也觀公著之晰理論事語約而破的非夫心正理明

者亦孰能與于斯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幼敏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蔭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今近矣何辭純仁曰豈可重爵祿而輕去父邦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之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

置燈帳中及後已貴夫人收其帳如墨色以示子孫曰此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以兄病不赴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純仁曰富貴有命卒不就襄城民不事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酌令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目其桑為著作林著作純仁宰縣時官

也凡死葬洛陽韓琦富弼移書洛尹使助葬純仁曰吾力足辦豈宜慁公為哉改許州觀察判官復知襄邑牧地舊不隷縣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畝若縱民田而不得問糧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隷縣時久旱不雨純仁度必闕食遂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中俟闕食時吾為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所蓄數十萬斛至

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之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名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議之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不同宜如王珪等議不聽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子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便也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

職純仁固請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貽他時意外之憂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

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多延見疏逖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葢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又論吕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之法于六路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

以富國强兵之術啟廸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一言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乗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

付外純仁盡録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不熟純仁恐帝喜邊功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願竭愚忠若開拓侵攘乞别謀帥

臣遂行環慶大饑餓殍滿路純仁發常平粟麥賑之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帝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乎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于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縁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再

刑也建中以贖銅免种古誣孰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
宛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訟純仁詔御史治于寧
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
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
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
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
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

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洛中多耆舊純仁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録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置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召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太后垂簾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

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必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請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又曰按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光欲令進士由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純仁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

孟子恐不可輕廢猶六經之春秋也光皆從之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而惟盡心于國事乞留之時朝議欲治熙寧元豐諸亂政者章惇蔡確鄧綰等太師文彦博欲竄蔡確于嶺嶠左相吕大防奏確私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皆力争以為不宜録人之過太深恐傷仁厚之化而司諫吴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

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改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計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拜右僕射時呂大防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不聽後畏得志凡可以害大防者無不至大防乃悔之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賔惟勸神宗盡子

道卿宜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太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即召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言青苗之不便焉是時用二三大臣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上言陛下初政四方拭目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垂

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純仁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少霽轍竟落職知汝州臺諫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因黜知英州純

仁上疏救之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于我耶章惇為相純仁力請外出知潁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

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係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上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曽與大防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願陛下斷自宸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詆為同罪貶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純仁疾失明聞命即時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或謂近名純仁曰七

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至永州聞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諸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媿心而死遂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遣中使賜茶藥諭曰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頓首謝不數月以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詔曰豈惟尊徳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又賜藥促入覲而純仁已有疾乞歸帝不得已許之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遣上醫視疾疾小愈詔賜醫章服疾革神色不亂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曰葢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以快

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又曰未解疆埸之嚴幾空
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
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熱痳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
千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
之碑純仁坦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
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
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甞曰吾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

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于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又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親族子弟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

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坐隅終身佩服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每議論依于平恕不為已甚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世謂使其言行于熙豐之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于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云

論曰純臣忠信仁厚而長于治理觀其在神宗之朝論王安石之弊及元祐之初與司馬光爭變法皆洞達機宜審于權變之要輕重得體可施而行其濟世

之畧同時諸人未能或之先也純仁在朝事權歸于同列所長未盡施用及其行于州郡仁足以惠下明足以詰奸立法經制民頼其利至于刑罰不用而梗頑化服非所謂中孚之吉可感豚魚者耶而純仁亦以此施之熈寜元豐之小人寛貸以愧其心恩惠以格其志而不知彼等皆資譎諂以致身歴艱難而彌厲機變之竇牢結于心冒貪毒之性深入于骨髓以神宗之明安石之勁終身墮其術中而不悟純仁乃

欲收其桑榆之效終于揖盜養虎自貽其菑悲夫雖
然純仁之困而能亨窮不失正所謂造次顛沛必于
是者殆于踐其言也亦可謂賢矣

史傳三編卷三十二

史傳三編卷三十三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五

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越次自陳率得置上

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薦為國子直講名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抑之補校勘鎮處之晏如以龐籍薦授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論民田困獘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即令賦入之數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

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舊制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議出内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五十萬鎮謂外府内帑均為有司令外府滯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殊傷國體帝遽止之及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異

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石全贇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贇等告勑時有勑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濶畧不言陳執中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方禁百官不得謁宰相于居第及文彥博富弼入相詔令百官郊迎鎮乃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

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顧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待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夫中

變之禍死而無媿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帝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判流內銓脩起居注鎮雖罷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帝意及除知制誥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其後韓琦因之定策立英宗頃之拜鎮翰林學士英宗即位議追尊濮王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稱帝若考立寢廟皆非是于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上之明年出知陳州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飢民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陳州大熟神宗即位復為翰林

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
言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
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
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
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
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
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
錢詔令分析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又舉蘇軾

為諫官而御史謝景温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凡數事鎮皆力争之不報遂上疏乞致仕疏中復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議者之家蓋一出于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持其疏至

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有曰臣

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

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

壯之㧊宗立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

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

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

士將以為門下侍郎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

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再三强之卒不起以銀青光

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年八十一卒謚忠文鎮清慎坦夷遇人必以誠口不言人過篤于行義兄鎡卒僅有遺腹子在外鎮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既仕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無所回撓每遇奏補必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少時學于龎直温其後直温子昉卒鎮為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尤注意于樂自謂得古

法既致仕請大府銅造器逾年乃成帝及太后御延和殿試之賜詔褒奬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然鎮所主實房庶以律生尺之法司馬光以為不然與之論難凡數千言云

論曰以司馬光之賢當時鎮與之齊名則其所守固有以服天下矣鎮之忠直勁正始終一節其見義必為而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蓋劉安世之流使其得政居位而行所欲為又未知其孰先後也乃平居溫

厚坦夷以考經論樂為事又超然遠矣

呂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端之孫也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首言臺諫許以風聞言事者葢欲廣采納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勘結權倖致位政地誨論罷之嘉祐中上疏請早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

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惟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
過未然之亂誠恐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
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
由此定議名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
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
用事久英宗之立非守忠意數間東朝播為惡言內外
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帝
疾小愈誨屢乞親萬幾及太后歸政誨言于帝曰太后

輔佐先帝歷年閲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為陜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譁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今臺閣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

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竊為陛下惜之帝覽奏
即命邵必知諫院坐論濮王事下遷工部員外郎出知
蘄州神宗立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中
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又令廣東市珠誨亟請罷之未幾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獨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
非所宜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
示樸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初石初無
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

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初安石始參政帝意向之誨時召對崇政殿與司馬光相遇于路誨舉手示光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

知河南命未下而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隂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衹憚跋盭之苦又將虞腹心之變葢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也光及邵雍日就卧内問疾誨所言皆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私一日手書托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聞

者痛惜之元祐初吕大防范純仁劉贄表其忠詔贈通
議大夫以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

論曰安石初有盛名不悦者有韓琦張方平孫固李
師中然著論以辨者惟蘇洵特疏糾叅者惟吕誨而
陸九淵以為洵之知安石非必特識葢其氣味不相
入耳誨平生清苦勁厲比于安石傳所稱譬諸草木
吾臭味也獨能逆料其將然如燭照龜卜司馬光推
服之為不虛矣誨臨没勉光以天下事尚可為後二

十年光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及光卒而誨之子由庚挽之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葢推其先人之意當時之人共悲惜之有以也夫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建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户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叅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

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

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士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

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名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無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

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
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覩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
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
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
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
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
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

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又薦馮京可相幷言禁中有披甲

登殿等事惠卿奏為謗仙編管汀州御史臺吏謁忠信謁之曰御史緘嘿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與時俠已行惠卿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録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

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宗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陰尉

論曰俠素受知安石安石雅敬愛之使其貶損依附曾布韓絳之位可以立致終不以彼易此者義利明

而忠悃勝也當新法初行以韓琦之勳德司馬光之正直莫之或移俠監門末吏繪圖入告痛切呼籲諸法頓罷甘霖遂沛雖神宗旋霽復壝而俠之丹心浩氣耿日星而凌霄漢矣一斥之後遂不復起元祐間衆正彙征俠終蹇滯遐方不能與君子同其進千載下令人有餘憾焉

范祖禹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入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初字夢得司馬光以傳稱鄧仲華篤行純備為改淳甫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至京師所與游皆一時正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登進士甲科從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安石弟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

嚴毅杜門罕與人接惟待祖禹獨厚疾篤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𢈪卒人皆以為
不可奏祖禹卒上之哲宗立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
時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謂光曰經筵若得范淳甫尤
善光曰朝廷已自擢用矣頤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用
之光問其故頤曰頤自度少温潤之氣淳甫色温而氣
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乃除侍講神宗既祥
祖禹上疏宣仁太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

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皇帝幼冲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于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社稷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為因除服而置宴設樂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不可冬大寒禁中出錢一萬貫以賜貧民祖禹因

言嘉祐以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卹貧苦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古之遺法也臣以為宜于四福院增葢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宜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使實惠及民帝納之因賜御書唐人詩祖禹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

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夏暑暫罷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凡人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使異日衆

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有司疑訴災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拜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于縣收縣之權歸于州州之權歸于監司監司之權歸于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于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别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茍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材非所患矣嘗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即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聖
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以外議皆屬虛傳祖禹復疏
言臣前言事雖無其實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
有聞于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
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
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
宗講讀故事為帝學八卷上之拜翰林學士元祐七年
邇英閣對祖禹奏言臣伏覩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

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于天下所以為仁也仁宗每因事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一章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仁宗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為法帝然之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

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先后有
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
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
言以事離間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
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
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于
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

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國之情若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

正萬事是非了然于聖心矣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内
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
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于近習望即賜
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
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
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國天下愁苦百
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
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

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克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為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

國家自此凌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

熈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

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

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

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

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名内

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

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

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

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又嘗進唐鑑十二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

論曰語云稱人者必本其父兄師友至矣哉祖禹為鎮之從孫忠孝世植學于程氏得伊洛之淵源而又與司馬光編輯古今商榷得失葢其所自得深矣祖禹之著述傳于世者為多乃若其進講之語與奏疏

之文固精金美玉世之所共寶也

蘇軾　弟轍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二殿試中乙科調福昌縣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復對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判鳳翔府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使自擇水工以時

進止自是害减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英宗久聞其

名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

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乃授直史館軾聞之

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

得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惡

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

詔兩制三舘議軾以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不在變法也議上神宗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當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進人太鋭聽言太廣願以安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聞之不悦命權開封府推官欲困之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

陛下豈以燈為悦不過以奉二宫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户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造端

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女戶單丁葢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陛下能保之歟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

繼之逃亡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與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

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

喪逾多昔漢武帝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

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

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

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

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説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

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臣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言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偏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昔日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論今者物議沸騰怨讟交至公論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壞何事不生臣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

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大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于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

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殺人因畏罪驚潰且為亂民奔訢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滙于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

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于其上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水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謝表語併所作詩以為謗訕逮赴獄欲置之死帝憐之詔黄州安置三年移汝州軾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名為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

役者不習其役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改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易成事有漸則不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

差役蓋未易也光不聽軾又陳之于政事堂光不悅軾曰昔韓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改容謝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甞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輙首肯之甞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軾盡奏逐之四年乞外拜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杭州大旱飢疫並作軾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者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槖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浚治宋興

廢之葑積為田漕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軾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

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云高麗貢使至舊例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

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上有
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
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
潮水常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
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
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
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
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涖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

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入為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于淮軾始至潁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于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于朝乃止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捕不獲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言于朝行優賞不獲則奏免君矣直方緝盜獲之

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遷軾一階軾言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制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輙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速達無虞其後禁而不許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名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是歲哲宗親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值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仗時李之

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馳白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以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願效愚忠者

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天下幸甚不報定州軍政壞弛將貪卒惰軾取貪汙者配隷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有卒吏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閲將

吏戎服執事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復見此禮矣紹聖初御史奏軾譏訕遂以本官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僦官屋有司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

六十六軾少師父洵為文而多所自得嘗言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洵初作易傳未成命軾述其志卒成之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

出其右但為小人擠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常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復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弟轍

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極言得失於禁廷事尤為切至考官不敢取仁宗曰以直言名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改大名推官丁父憂服除熙寧二年

上書言事即日名對時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司轍為之屬一日安石出一卷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㐫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

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及青苗既行轍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推官歷著作佐郎坐兄軾事謫監筠州鹽酒稅移知績溪縣元祐元年入為右司諫時宣仁后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故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猶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又論呂惠卿之奸惠卿坐安置建州除中書舍人初元豐中河決大吴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至是執政力主回河之計轍言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

之其為力也難其為責也重不聽已而河朔財力因之大困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説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則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説遂已紹聖初

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即于策題寓紹述之旨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于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征伐内権財貨民不堪命幾至于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

煩苛漢室乃定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
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
以先帝為辭則大事去矣哲宗不悦落職知汝州累貶
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朝復大中大夫致仕
築室許州而居焉號潁濵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
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
四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沈静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秀
傑之氣自不可掩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

文集並行于世

論曰軾之才氣雖古今以來魁壘豪傑不世出之士尚兼數子而況其下者乎論新法者多矣未有如軾之深切著明也其大節巍然不久安于朝廷及行之郡邑因事成功法施于千載若使得究其用其烏可涯也轍自熙寧以前滯于小官及元祐之朝者舊居職未及有所施用至紹聖而世變不勝言矣其斥謫停論紹述之非有味乎其言之也平居澹然無營至

引當否商是非直言抗論無所回撓斯可尚也已

史傳三編卷三十三